



廖韻芳

45. 3. 18. 生

台灣雲林縣人

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

現職／

衛理女中教師

作品／

變奏的驪歌（中央日報社出版）

## 孤軍

短篇小說第二名 廖韻芳

「我們決定在下學年開一門有關中國文化的課程，供台灣和香港來的學生選修，你願意擔任這門課程的老師嗎？」對這個消息，韋羣十分意外。不過，早在九個月前就決定：要在這一年好好表現，以實力、愛心引發學生對中文的興趣；等勢利的校方需要自己時，再很有尊嚴的回他一句：

「不！」

「不！」字正要出口，韋羣腦中一閃：中國文化！台灣來的學生，這和原來教美國高中生華語不同。韋羣心想：要謹慎行事。

「我想了解比較詳細的情形。」

「這是我們和貴國石組長商量的結果。我們期望你擬訂一年的教學計畫，也可提出你希望的待遇，石組長相信：這門課對貴國來美的高中生，會有很大的幫助。」

這一年來，韋羣一直提醒自己：這個工作是代表中華民國，要服膺教育部的指示。既然開課是石組長的建議，貿然拒絕，並不妥當。韋羣說：

「容我考慮幾天，好嗎？」

克利校長伸出大手，緊緊把韋羣的手包住。第一次在臺灣感受到這股熱忱，韋羣曾經很感動，此刻，卻有些麻木了。

在開車回家的路上，這一年的點點滴滴，一頁一頁掀開來。

※ ※ ※

當校長告知姊妹校這個工作機會時，條件是：供吃、供住、有公務車，年薪則只有一萬美元。韋羣並不在意酬勞，只是對遠渡重洋，面臨全新的挑戰，有些猶豫。愛倫卻極力贊成：

「這是個很好的機會，可以開拓視野，增加英文能力，別人求都求不到，你為什麼不去呢？」

問父親，老人家說：

「男兒志在四方，當年我身無分文來臺灣，還不是成家立業，紮了根，怕什麼？天無絕人之路。」

韋羣個性比較淡泊。大學時代開始，親戚常愛問念什麼，一聽是中文系，大家就嗯啊哈的，「沒出息」三個字就明寫在臉上，韋羣從來也不在乎。可是，他最怕的就是被爸爸和愛倫看不起，畢竟這是自己最愛的兩人。韋羣一咬牙，就接下這個工作。

短短三個月，忙著補習英文，又去上華語研習課程。在拿到駕照那一刻，信心有了，對於美國，也有著憧憬。沒想到下飛機後，竟被塞到醫務室住，韋羣當場傻了眼。

白天，生病的學生來來去去，根本沒有休息的空間，晚上靜下來，還得聞著那股消毒水的味道入眠。初來乍到，韋羣不敢抗議，先安慰自己：這大概是暫時的安排。一晃過了兩個月，校方毫無動靜，眼看愛倫即將帶著小力來美，韋羣只好找醫務室的護士求救。她一直很照顧韋羣，一聽立刻哇哇哇抱不平。

「你怎麼現在才說呢？當初說好供住，又答應你家人可以來，當然是該為你們在校外租房子。我支持你去爭取，行政單位常是推一步才動一下。」

韋羣決定先找琳達談談。在臺灣見到的她，身為學校發展部主任，淺灰的眸子散發出熱情，笑容幾乎要把人融化。可是，當韋羣提起房子時，陽光不見了，她塗脂抹粉的臉上，罩著一層薄霜：

「合同上的規定是：校方只提供你個人的住宿。」

「在臺灣的時候，克利校長同意我可以帶家人來，而且，九月初見到校長，我曾請示：九月可否接我太太來，他說當然可以，只是還在找適當的房子。」

「不！我從來都不知道這件事，克利博士沒告訴我。」

韋羣從小就聽華盛頓砍櫻桃樹的故事，一直相信美國人絕對講誠信，口說為憑，不必立在合約裏，沒想到琳達來個死不認帳。不想把場面弄僵了，韋羣退而求其次。

「如果我自己租大一點的房子，校方是否可以提供我個人的房租？」

琳達的灰眼珠動都沒動：

「我們沒有這種先例，那要看情形再決定。」

韋羣把結果告訴護士。護士要了合約，仔細讀過，說：

「合約上沒有明列房子的事，既然克利校長口頭答應你，你不妨直接找校長談。」

韋羣立刻和校長秘書約定，三天後去見校長。第二天，琳達約見韋羣：

「你找校長做什麼？」

「談房子的事。」

「我不是告訴過你，還問什麼？」

琳達面露不悅，韋羣不甘一再退縮，挺直脊背：

「我回去細看合約，並沒有講明是提供個人或家庭。」

「依照慣例，那就是指你一個人。」

韋羣再度提出補助個人津貼，琳達連看情形都不提了，斷然拒絕：

「不行！學校只租房子給老師住，不給老師錢。而且，校長吩咐我全權處理你的事情，請你不要去煩校長。」

韋羣一時也爭不來，把此事告訴教會弟兄曉平。他勸韋羣回臺灣算了。他分析：在這裏租房子，一個月起碼要五百美金，而韋羣的月薪只有九百美金，如何支付的起？與其在美國當廉價勞工，不如回去教自己的國人。

聽說這個中文教師的席次，原是中國大陸的老師擔任，教的全是簡體字。教育部好不容易才攻下這個據點，若是輕言放棄，恐怕對不起國家。左思右想，韋羣決定向石組長稟告此事。石組長隨即約見韋羣：

「目前的待遇是比較差，不過，有個去年來的老師，今年已經調到一萬六千美元，算是不錯的啦！為了固守據點，我們常常得犧牲去做事。」

韋羣坦白說明：愛倫為了準備來美，已經辭去工作。而且，兩人積蓄不多，總不能舉債度日。石組長拍拍韋羣肩頭

「我已經代你向部裏申請一年五千美元的補助，原來的一萬元的確太少了。就請你委屈求全，替國家打這一場艱辛的仗，好嗎？」

面對這位藹然長者，想想國家在外交上的困境，韋羣決定：無論遭到多大的困難，都要撐完這一年。

在愛倫來到的前兩天，韋羣終於找定房子。十坪左右，臥室、餐廳、廚房全在一起，冬天的暖氣也包含在內，要價四百五。租定以後，曉平夫婦送來電視、鍋、碗、桌子，韋羣連連稱謝，曉平說：

「這都是前人留下來的，你就湊和著用。尤其是電鍋最好不過，一鍋雞湯解鄉愁啊！」

「溫暖的同胞愛，稍稍彌平韋羣所受的委屈。接回愛倫，韋羣抱著小力親了又親，兩個月不見，小力會說更多的話

了。他勾著韋羣的脖子說：

「勺勺勺，我好想你，好想你喔！」

一家人終於團聚，韋羣很滿足：多花點房租沒關係，親情勝於一切。愛倫卻嚥不下這口氣：

「我一定要爭個是非曲直，否則，我四年新聞系算白念了。」

大三時，每天到教室去等愛倫下課，再千里迢迢送她回淡水，愛的就是她臉蛋甜美，個性卻充滿陽剛之氣。結婚時，許多好友開玩笑說兩人是互補，韋羣也不以為意。有一回，愛倫偷存私房錢，卻在換戶頭時被扒走，韋羣知道了，難過愛倫竟不能信任自己。愛倫說：

「如果我眼裏只有金錢，就不會選擇嫁給你。可是，為了將來，我們必須多存點錢。你從小溫飽不成問題，從來不害怕沒有錢用，出手就比較大方。而我呢？有三年我被送到遠親家，十歲不到，就得學看人家的臉色，和表哥吵架，我就是用拳頭和他們對打。我從小就懂得：錢很重要。我不佔人的便宜，可是，該給我的，我也絕不吃虧。」

不吃虧的原則下，愛倫堅持要力爭。韋羣說：

「教育部已經答應要補助五千元。」

愛倫回答：

「這是兩回事，你為美國人做事，他們就該依據原來的承諾履行，憑什麼我們要政府補助，由著他們佔便宜；如果爭取到了，我們可以把錢還給政府。」

韋羣覺得頗合情理，第二天，就開始另一波行動，果真讓事情產生戲劇性的變化。

愛倫先透過曉平夫婦，找到熟悉法律的陳先生。陳先生指出：依照工作時數來看，薪水低得足夠到地方法院去申告。而且，琳達阻止韋羣去見校長，算是越權。他建議韋羣再去和克利校長面談，如果得不到合理回應，就不惜背約返台，或對簿公堂，公諸報端。

為了使說理更為周延，韋羣先擬妥一封信，並請幾位友善的美國同事過目。他們都贊同韋羣提出，其中一位雙語教師叫克莉絲，自告奮勇說：

「我懂中文，我可以協助你們翻譯、溝通。」

韋羣有所顧忌：

「萬一讓琳達對妳不高興……」

克莉絲毫不在意：

「我不怕。而且，她這樣做，太丟美國人的臉，我應該彌補一下。」

這些坦率善良的同事，使韋羣恢復不少對美國的信心。也了解：在那個國家都一樣，有人為了利益耍手段，也有人敞開心胸，樂於付出。

韋羣備妥信的正本和副本。正本準備呈給校長，副本知會琳達。在見校長前夕，韋羣就先將信寄給琳達，因為同事們都說：琳達轄管全校最大的部門，預算最多，許多費用，都可由她全權決定。

在見校長之前，琳達果然搶先一步，攔截韋羣。起先，她仍咄咄逼人：

「我們不接受威脅，在本地，我們有很好的律師，不怕打官司。如果你們要回國，我可以付機票……」

韋羣已在心裏做好回國的打算，因此，針對合約的不周延侃侃而談。琳達轉而指責：

「你也改變了我們彼此的約定。你原來說是家人十二月來，因此，我計畫：你九月先來，如果工作表現良好，再讓你十二月接家庭來。」

韋羣反駁：

「十二月接家庭來，是我基於自己適應問題，做此計畫，並不是你們要求我必須如此。而且，我九月覺得適應沒問題時，我請示校長接家人的問題，他回答可以……」

琳達答不來，場面一時僵住了。克莉絲說：

「我等一下有課，是不是可以借一步，先和主任說句話……」

琳達和克莉絲進去內間。韋羣整理一下自己思緒，決定退而要求十二月到五月的房租。約莫十分鐘左右，克莉絲離去，琳達也出來了。韋羣說：

「改變計畫是我的疏忽，我願意付九月到十一月的房租。至於十二月到五月，我還是期望校方能遵守諾言。」

琳達乍然綻出笑容，說：

「過去的事，就不用談了。我願意付你九月到明年五月的全額房租。」

對這陰晴不定的臉龐，韋羣心頭仍忐忑不已，也不知她葫蘆裏賣什麼藥。禮貌性推卻九至十一月的房租，琳達竟然站起身，來握韋羣的手：

「冬天快到了，你們需要準備冬衣、皮靴，這裏的风景又很美，你可以帶家人四處遊覽。」

韋羣幾乎要手足無措了，琳達又說：

「公寓還好嗎？要不要換大一點的？家俱夠不夠？要不要毛毯……我是你們最好的朋友，有什麼需要儘管來找我。」

韋羣直說謝謝，臨走時，琳達送到門口，還來個美國式的擁抱，韋羣算是見識：什麼叫翻臉如翻書了。

愛倫在辦公室外焦急等著，韋羣告以前後變化。愛倫說：

「克莉絲的話是關鍵。」

問起克莉絲，克莉絲調皮的眨眨眼，說：

「很簡單，我只是告訴她：如果想繼續在臺灣招生、作生意的話，就必須在這件事妥協。」

韋羣恍然大悟：克利和琳達遠赴臺灣締結姐妹校，兩年裏陸續招來十幾個臺灣學生，包括食宿，一年收費約一萬七

千美金，也難怪琳達要拉攏臺灣。看來，經濟不僅在外交上可做利器，在傳播文化的戰場上，也功不可沒。經歷房租事件後，韋羣更加期許自己：要在工作上好好發揮，唯有教好中文的課程，能吸引學生，才能得到琳達的尊重。也唯有真正傳播中國文化，才不辜負政府的一番苦心。

※ ※ ※

第一堂課時，班上只有五個學生。除了由簡單的會話著手，韋羣還準備了扯鈴、中國結、詩詞的錄音帶，連體育老師提供的獅頭，也派上用場。每一種都作示範，果然引起學生的興趣。第二週，陸續又加入四個學生，其中有個坐輪椅的孩子，特別引起韋羣注意。韋羣提供幾個中文名字，他選擇了柏康。

在國內時，就聽說美國孩子比較早熟，在感情方面也開放得多，上幾堂課下來，韋羣發現此話一點不假。吱吱喳喳個沒完，那是不用說的，還有女學生在上課時，拿面鏡子化起妝來。下了課，男女學生當眾接吻，根本無視於熙來攘往的人羣，州政府還特別做許多海報，提醒學生，不要太早把自己推進性行為裏，也指出：一年之中，常有幾千名中學生父母，還未成年，就要當爸爸、媽媽，難免衍生許多問題。對這些海報，學生們一笑置之，仍然是到處相互擁抱，或坐或臥，毫不在意。在這一羣面孔成熟，行為卻頗稚嫩的學生中，柏康獨來獨往，臉上帶點憂鬱，就顯得格外特殊了。

和愛倫談起，愛倫說：

「找個週末，我們請學生到家裏來包水餃。」

愛倫到美國以後，成了韋羣最好的幫手。在臺灣時，愛倫一向講究男女平等，她煮飯，韋羣洗碗；她洗衣，韋羣拖地；即使是吃泡麵，韋羣也得自己張羅碗筷，理由是：兩人平均分擔家事，才不會阻礙女性的工作和進修。對愛倫這項原則，韋羣覺得蠻公平，有時，韋羣更會自己照料小力一天半日，讓愛倫讀書、游泳、或去做個臉。來美以前，韋羣曾經耽心：如果工作壓力太重，愛倫必須獨力料理小力或家務，完全失去自我的時間，會不會引起夫妻爭吵？試探問過愛倫，她居然大笑：

「拜託！你別把我當大女人主義好不好？」

除了本校的工作，韋羣還必須巡迴五個州立高中兼課，每天跑一個地方，光開車就夠累人的。愛倫不但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條，讓韋羣無後顧之憂，而且，積極參與社區活動，認識不少朋友。對她的辛苦，韋羣也說幾句甜言蜜語，愛倫故意調皮地說：

「夫妻嘛！本來就是要有難同當。」

在異鄉，一家人的情感更加親密，倒是韋羣始料未及，而愛倫的辦事效率更令韋羣佩服。她才提起包水餃，沒幾天就催著韋羣說：

「快點安排吧！我已經學會做餃子皮了。」

聚會那天，九個孩子全到齊，七手八腳忙著和麵、擀皮兒、調餡，搞得麵粉滿天飛，醬油和醋都分不清。在笑聲中，彼此更熟悉，柏康偶而也會咧嘴笑兩聲。韋羣原來耽心：小力太小了，會不會問起柏康的腳，造成尷尬。沒料到柏康竟對小力很有興趣，兩人在角落裏玩些新鮮的把戲。開始把餡包到皮裏時，韋羣一面示範，一面解釋中國人吃元寶求福的習俗，還提到在餃子裏包錢，誰吃到就代表一年都很有福氣。愛要寶的約翰說：

「要不要把錢吃下去？」

韋羣猛搖頭，小力在一旁突然冒出話來：

「媽咪說：錢不可以吃，上面有很多細菌。」

由細菌聊到中醫，又談到國術、功夫，學生問題好多，韋羣幾乎要招架不住。直玩到下午才回去，臨走時，韋羣送他們到門口，柏康拉著韋羣的手說：

「Hey! You are a good guy!」

送走學生，愛倫一面收拾碗盤，一面說：

「有機會多照顧柏康，他爸爸死在意外事件，媽媽再婚，繼父遊手好閒……」

「妳真是不忘記者的本行，才一個下午，就挖出這麼多資料。」

「我很想幫助他呢！你記得春田嗎？」

韋羣點點頭，愛倫又說：

「春田妹婿是美國人，老遠跑到台大來念中研所。他以前是嬉皮，到處流浪，偶而的機會接觸我國的東西，竟然迷上我國的文化，而且生了根，娶了中國老婆，在婚禮上淚流滿面，說是他一輩子的福氣。」

在臺灣教慣高中，常和學生談國事、論人生，來這兒由最淺的火車、汽車、飛機……教起，偶而穿插一些扯鈴、踢毽子，韋羣曾經覺得矛盾：這是雜耍？或是在傳播文化？經過愛倫一席話，韋羣心中的陰霾頓時一掃而空：扮演啟蒙的角色，或許能引發這些高中生的興趣，說不定也會改變他們的人生呢？

一晃眼就到中秋節，韋羣對學生提起過節的故事。回到家，竟然接到一個包裹，原來是老同事寄來的。一盒小月餅，一套小力的休閒服，還有新聞局出版，介紹臺灣的錄影帶。更珍貴的是：她們合寫一封信，由家事、學校談到最近政局的發展。

韋羣好感動，拼著第二天的教材還沒備好，連夜回信，直到東方既白。

在課堂上先放風光、民俗介紹的錄影帶，隨著報導，彷彿穿梭在臺灣的大街小巷，蚵仔煎、肉絲麵看起來都那麼可口，每一處風景區也都乾淨清爽，令人魂牽夢縈。

另一捲是介紹臺灣這幾年在劇場上的發展，包括雲門、雅音、蘭陵、當代傳奇劇場……等，韋羣將國劇排在下學期才上，因此，先在家裏和愛倫看過一遍。當中有林懷民接受訪問，他用臺灣腔很濃的英語，講述自己創作薪傳時的心路歷程，幾度語氣哽咽，眼中閃爍著淚光。韋羣心中也洶湧澎湃，偷眼瞧愛倫，她正在拭淚。韋羣憶起：有一回聽傳奇劇場製作人林秀偉演講，有個觀眾提出尖銳的問題：

「對於周先生的死，你的感覺如何？」

周凱為了替慾望城調燈光，從高空摔下，二十幾歲的生命，犧牲在自己的理想下。問的人也許是要提醒劇場的安全問題，卻惹得林當場哭了起來，良久，才稍平復：

「我經常眼睛一閉上，就看見周凱。排練時，我們通常工作到深夜，一起去吃宵夜，周凱為了替團裏省錢，天天都只肯叫饅頭吃。出事那一晚，他是因為剛替雲門打過燈光，很累、很累，我勸他讓助手做，他堅持要自己來……」

說著、說著，林泣不成聲。好一會兒，才又說：

「我常在想：如果國劇界的老師傅肯支援我們，別把我們當旁門左道，或許就可以避免這個悲劇。這條路，我們走得很辛苦，也很寂寞……」

那一幕，韋羣一直深深記在腦裏，此時，重新咀嚼，才懂得什麼叫寂寞。美國的同事還算友善，也很會贊美韋羣：

「你的英語基礎很好。」

「你的孩子真可愛。」

談話多半止於寒暄而已，文化背景不同，使韋羣很難談更深入的話題。在臺灣，是和社會一起呼吸，在美國，努力看電視，只是為了加強自己的英語能力。對於愛倫和小力，韋羣也覺得過意不去。原本住在學校宿舍裏，小力有許多玩伴，還有眾多阿姨呵護，來到這兒，連孩子都寂寞得多。

幸而，在將近新年時，小力已經會講簡單英語，也和幼稚園玩伴溝通無礙。在工作上，韋羣也得到很好的評價，尤其是巡迴教學的公立學校中，有兩個校長特別賞識韋羣，主動聯絡地方報記者來訪問韋羣。回想在臺灣時，每到家長會，英文、數學老師的辦公室總是擠得水泄不通，國文科辦公室卻門可羅雀。習慣了被冷落的滋味，卻在異國上報，韋羣感覺很新鮮。剪下報紙，寄給父親和徐校長，付郵時，不禁啞然失笑，來這兒半年，竟也學會了西方人的自我推銷。

州立高中的中文教師計畫是由琳達提出，目的是為了改善私立學校在地方上只收高學費、不願付出的惡劣形象。琳達原來就言明：經費所限，只能辦一年。沒想到這兩位公立學校校長，竟在三月發動簽名，希望在下年度繼續中文計畫。琳達堅決表示：沒有這筆經費，因此，韋羣早就計畫：四月介紹國劇、玉器……等較深的課程，以便五月結束時，學生對中國文物能有較完整的概念。

三月初，柏康聽說韋羣不留下來，不斷在課後找韋羣：

「給我深一點的教材，好嗎？」



柏康的語文能力很強，愛倫又常教他，已經認了許多中國字。這一天，柏康到家裏來，問起韋羣：「我如果到大學選修中文，將來到臺灣去，你贊成嗎？」

猛然一問，韋羣愣住了。當初自己選擇中文系，實在是鼓起很大的勇氣。叔孀舅姑常來耳提面命：

「你還是轉系吧！念中文連老婆都養不起。做人要懂得實際，男人不比女人，家的擔子全得一肩挑。」

畢業後，好歹找了個職校的工作，勉強填飽肚子。年終不發獎金，因為學校養豬，就拿豬肉當禮品，主任、組長甬提了，眼看教術科的分前腿肉，自己拿五花肉，韋羣不禁懷疑：當年的堅持理想，是否太過天真？

幸虧後來轉入上軌道的教會學校，否則，韋羣還在教會裏討生活。所以，每當學生想念中文系，韋羣的反應不是高興後繼有人，而是提醒她們要思索清楚。韋羣也用同樣的問題來問柏康：

「在我的國家，這是很冷門的科系，將來的出路可能就是教書，而在你的國家，教書也是十大冷門工作之一。」

柏康毫不在意：

「只要喜歡就好，做生意我不愛，賺再多的錢都沒有用。」

居然在異國碰上一個同樣固執的傻小子，韋羣十分高興，卻不忘再提醒：

「中文很深奧，不是只有詩詞而已。等你上完高級的課程以後，會有很多專書，都蠻艱深的……」

「沒有關係，反正我試試看。你不是認識一個美國人，拿到你們國家的碩士嗎？」

柏康由憂鬱轉為充滿信心，韋羣相信愛倫下了不少功夫。等柏康一走，韋羣誇愛倫：

「妳真像拿著魔棒的仙女，輕輕一點，柏康就變了個人。」

愛倫說：

「大概是我的身世和他相近，比較投緣吧！」

韋羣不太明白，愛倫又補充說：

「爸爸去世後，媽媽不到一年再嫁了。我那一年才八歲，只覺得媽媽不愛我，對爸爸也很無情。這個念頭在我心裏盤了九年，我過得好不快樂。不管那個老師開導我，都沒有用。一直到高二那年，在母親節活動上，聽著一首一首歌頌母親的歌，我突然淚流滿面。剎那間，我了解媽媽所有的苦楚。我想柏康也是一樣，年紀一到開了竅，別人說的道理，就都聽進去了。」

第一次聽愛倫說起童年，韋羣終於明白：愛倫為什麼總是好強，為什麼總是說一不二，毫不讓步。憐惜地拉過她的手，韋羣決心要讓愛倫的後半輩子快樂。當初主張要來的是她，如今要回去了，愛倫會同意嗎？韋羣終於提出猶豫許久的問題：

「許多國內的朋友勸我：找別的機會留下來，妳呢？妳想不想留在美國？」

愛倫反問韋羣：

「你的看法呢？」

韋羣整理一下思緒：

「和教育部的約定只有一年，我不想為教育部添麻煩。不過，公立學校一直希望我留下來，事情或許會有變化……」

愛倫依舊是乾脆的脾氣：

「那不就結了？如果政府需要我們，我們就留下，等小力大一些，我可能去修一點課。如果找別的名目留下，在這裏當三等車，也沒什麼意思。」

愛倫的想法，使韋羣卸下心裏一塊大石頭。三月中旬，琳達正式告訴韋羣：中文教師的計畫到五月結束。韋羣立即和徐校長聯絡，做回臺準備。

四月初，克利校長約談韋羣，韋羣原以為是例行談話，沒想到竟是續約的通知。

※ ※ ※

回到家裏，韋羣還沒來得及開口，愛倫就說：

「剛才琳達打電話找你。」

韋羣把新發展告訴愛倫，愛倫說：

「你就先擬個計畫吧！反正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。」

自從房租事件以後，和琳達見面，彼此表面熱絡，韋羣卻有些害怕。打電話給她，琳達的聲音充滿笑意：

「恭喜你！克利博士一定通知你明年的計畫了。」

彷彿能留在美國，就是天大的恩惠。韋羣心裏有些反感：

「對不起，我還不清楚計畫細節。」

「你的表現傑出，州立高中一再希望我們延續中文教師計畫，我們也很欣賞你，你如果能繼續為我們服務，就太好了。」

韋羣仍是將信將疑，只能禮貌回答：

「謝謝！」

「請你儘快擬出教學計畫，待遇我們可以再談。」

這是加薪的暗示，韋羣弄不清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。打電話向石組長請示，石組長叮囑先做教學計畫，至於待遇，

可參考調薪幅度提出。而且，石組長也提醒韋羣：多開了課，再維持公立學校的中文課，負擔加重二分之一，在待遇中要列入考慮。

徐校長辦學的大廓無私，是韋羣所欽仰的，因此，也打電話向校長請示。校長一口答應：

「你若要回來，我一直是保留你的職位。你若要留在那兒，我也覺得很好，同樣是為國家做事嘛！」

既然徐校長也同意，韋羣就熬了三個晚上，提出教學計畫。深思以後，將待遇訂在一萬九千美元，雖然是自認合理要求，但是，仍預想琳達會殺價。不料，琳達看過教學計畫，連連稱好，對年薪也說：

「非常合理。」

事情順利敲定，曉平很高興：

「你能名正言順留在美國，是我們大家的福氣。我打算在教會籌設週末中文班，你就是當然的師資囉！」

有些朋友向韋羣說恭喜，多數都是針對韋羣能順利留在美國。韋羣只覺得肩頭擔子很重，並沒有興奮的感覺。這一年來，聽多了中國人為了居留，任由美國人剝削的例子，心中仍然忿忿不平。愛倫安慰韋羣：

「這次，她畢竟是答應了合理的待遇，美國人講究能力本位，你這一年的表現，我想琳達是刮目相看，不敢再欺負你了。」

韋羣默然不語，總感到其中另有文章。幾天以後，琳達找韋羣：

「今年暑假，會有十幾名臺灣的國中生來上短期班，我想請你負責她們的生活輔導，而且，要鼓吹她們來本校讀書。」

韋羣並不贊同小留學生，因為國中生正是人格逐漸定型、又最容易認同偶像、同儕的時期，遠離父母和自己的國家，常易滋生許多問題。對琳達今天分配這個任務，韋羣頗感為難。而琳達擺明了是指示的口氣，並不是商量，韋羣只好暫時點頭。回家對愛倫提起：

「我們的旅遊計畫，可能要泡湯了。」

這個計畫是早就安排好的，愛倫立刻叫起來：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臺灣有學生來短期進修，琳達要我負責。」

「你沒告訴她：我們要去旅遊？」

「算了，她答應一萬九的年薪，一定是早就算準：要我替她招生。」

「當初和你談的時候，並沒有提這件事，要帶多久呢？」

「一個月。」

「開玩笑，這又是壓榨嘛！」

韋羣苦笑：

「她擺明是要我拉學生，問題是：來這裏一年，我發現他們在臺灣宣傳的：相當於建中、北一女，根本是吹牛，我總不能昧著良心去騙自己的孩子。」

愛倫眼睛骨碌碌轉兩下，說：

「正好，我們就犧牲假期，把真實的情況告訴學生。」

「不好吧？這會牽涉到姐妹校問題，還有教育部……」

愛倫搖搖頭：

「不！你誤會我的意思了。我並不是要毀謗這個學校，它的確是有優點，譬如說：小班制，老師也滿有愛心，只是，它並不像宣傳所說的：將來都可以申請一流的大學，也許父母不在意高學費，還是願意送孩子來。」

愛倫說的頗有道理，韋羣也就不計較工作量增加，開始參與接待學生的會議。在會議中，琳達再三提出至少要招收十名學生的要求，無形中的壓力，讓韋羣幾乎喘不過氣來。

五月上旬，聽說克利和琳達又到臺灣去了。韋羣知道：必然又是為了開拓市場，也不太在意。五月七日，打電話給

徐校長時，校長說：

「克利校長說你的表現很好，他還說：他們一年為你花五萬美金是值得的。」

五萬美金？韋羣乍聽以為自己耳朵出錯，再細問，徐校長說：

「我也沒細看，反正房租、油錢、教材費全列上去，他們說去年花三萬多，今年要花五萬，我想是要向教育部要求

補助吧！」

「他們憑什麼向教育部要錢？」

徐校長覺察出韋羣的情緒，立刻寬慰韋羣：

「唉！弱國無外交，我們在外交工作上，不也是出錢、出人，最近才爭取到幾個小國家。文化工作也是一樣，必要的時候，只好犧牲一點，才能圓滿。」

擱下電話，韋羣氣得都可聽見自己喘息的聲音。冷靜下來，仔細算清楚費用，今年房租四千五，年薪一萬、油錢、教材費、頂多是四千，其餘的預算分明是灌水。打電話給石組長，石組長證實，克利的確向部裏要求一萬五千美元的補助。

琳達的善於算計，韋羣不禁倒抽一口冷氣。一面向臺灣招收學生，收取高學費，一面向教育部要錢，韋羣等於是拿教育部的薪水，為美國人賣命工作。

整個晚上，韋羣輾轉反側，回去的念頭，一直盤桓不去。深夜時分，四周靜悄悄，屋外傳來蟲鳴的聲音。這裏的生活環境的確很好，秋天，徧谷楓紅；冬夜，白雪皚皚，春、夏兩季，小力又可在綠油油的草地上馳騁。回去，卻得面對

擁擠的交通，污濁的空氣，徐校長說要犧牲一點自尊，曉平也勸自己留下來，他說只要忍耐幾年，就有永久居留的機會。從來沒有久留的打算，也不曾嚮往過，真正有了機會，想要放棄時，才發現抉擇千般困難。

韋羣翻個身，正對上愛倫紅紅的眼眶。韋羣把愛倫攬到懷裏，自己的執著理想，讓愛倫無法安定，微薄的薪水，也讓她缺乏安全感，韋羣只覺得心中萬般不忍。伸手為愛倫拭去淚水：

「妳喜歡這裏，不想回去？」

愛倫拼命搖頭，接著抽泣起來：

「看你這麼痛苦，我好難過。當初，我不應該叫你來。」

「不！這些歷練，對我來說是值得的。以前，我因為不在意名利，以致處處退讓，竟然被形容像糝一樣，怎麼捏都可以。來到這裏，我才學習要據理力爭，否則，只會被踩在腳下，永遠不得翻身。」

愛倫凝視著韋羣，半晌才說：

「回去吧！我好想回去。」

韋羣點點頭，朦朦朧朧睡去。被電話鈴聲吵醒，才六點多鐘，原來是劉老師從臺灣打長途電話來。她是愛倫的高中老師，又和韋羣是同事，亦師亦友，特別關心韋羣：

「韋羣哪！我們聽校長說：你在那裏受了委屈，那就回來呀！」

韋羣心裏滿滿的，幾乎說不出話來：

「我是打算回去，可是，學校新聘老師沒？」

劉老師聲音很甜美，一句一句熨平韋羣的心：

「今年很缺老師呢！原來你說不回來，校長就找了幾個來試教，都不滿意，沒有一個比你適合哪！回來國內教，一樣也是為國家貢獻，當然啦！如果你希望留在那裏，我們也會支持你，只是，知道你被欺負，大家都好心疼。」

聽著劉老師的話，韋羣好像又回到那間十個人共處的辦公室，一同研究教材，一同教孩子製作詩集，帶孩子去做古蹟巡禮，笑聲中，日子多麼充實。韋羣的決心更加堅定：

「我會回去，見面再詳聊吧！」

「太好了，要不要我轉告校長什麼事……」

韋羣說：

「不用了，我會自己向她報告。」

立即撥電話給徐校長，她連說歡迎回來，也叮嚀韋羣：

「要向石組長報告，教育部攻下一個據點不容易，你的脾氣耿直，不願意做，或許別人願意，你不要輕易毀掉這個據點。」

章羣連點頭：

「我懂，我會用私人的理由向校方請辭，也會向石組長提出書面報告。」

書面報告足足寫了六大張，章羣詳細分析學校的優缺點，提供教育部輔導學生參考。也建議將據點直接擴大到公立學校，免去私立高中的壟斷，將補助預算用在公立學校，可增加受中文教育的學生人數。章羣也詳細說明自己的感受，請求諒解。

報告寄出後，章羣有些不安，不知道是否會為石組長添麻煩。幾天以後，石組長打電話過來，同意了章羣的辭職。

※ ※ ※

離開時，是曉平送章羣全家去機場，石組長也來了。曉平說：

「保持聯繫，你的硬脾氣，我算是服了你啦！」

章羣緊緊握住曉平雙手，在這裏認識許多真誠的朋友，是永遠難忘的。

「很抱歉，周末中文班幫不上忙了。」

石組長說：

「可以請僑委會協助，華僑的師資由他們負責。」

章羣轉向石組長，說出心裏的話：

「對不起，我做了逃兵。像你們這樣，耐得住寂寞，經得起挫折，實在令我佩服。」

石組長拍拍章羣的肩膀：

「鐘鼎山林，人各有志。你的建議很好，等攻下公立高中的據點，歡迎你再加入行列。」

章羣允諾。抱著小力上飛機，小力興奮得直叫：

「媽咪！我們要回家啦！」

章羣望著窗外，機場乾乾淨淨，人來人往，到處都是高效率的表徵。這裡，是許多人心中的天堂。飛機慢慢滑出跑道，愛倫對小力說：

「說Bye，也許要好久才會再來了。」

機身陡然拉起，章羣彷彿已經看到台灣狹長的土地，那裡，也許會有許多問題等著，可是，畢竟有家國的溫暖。

評語：

描述章羣到美國私立高中任教一年的經歷。寫美國人的心態，平允而實在；寫章羣思緒的起伏，跌宕而又自然，可作為「義利之辨」的註腳。